

相輔而行的 敬拜與使命

上主之民聚集 因主之名受差

露德·文雅思 著

區可茵 譯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 2014 Ruth A. Meyers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by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致我的學生：

衷心感激在過去、現在、將來

與你們分享學習和教學的喜悅

目錄

序言 / 維特立 /006/

譯序 /009/

致謝 /012/

導論 /016/

敬拜與使命：兩者相關嗎？ | 使命新理念 | 敬拜與使命的關係 |
敬拜羣體 | 使命導向的敬拜，敬拜導向的使命

第一章 想像使命導向的敬拜 /026/

為復活的基督振興教會 | 敬拜就是使命 |
何謂「使命」？何謂「使命導向」？ | 何謂敬拜？ | 何謂禮儀？ |
模式一：循環不息的敬拜和使命 | 模式二：使命導向的敬拜 —— 旋轉的差異

第二章 因上帝之名聚集 /059/

誰人聚集？ | 聚會的邀請 | 會眾 | 洗禮的身分 | 星期日 | 敬拜與文化 |
羣體如何聚集

第三章 宣講與回應上帝的聖道 /086/

「眾使徒的記錄或眾先知的著作」 | 聖經：上帝使命的事蹟 |
我們傳講甚麼故事？ | 認識那個故事 | 故事詮釋 |
公義和宣講：討論反猶主義 | 誰人宣講？ | 靜默 | 信經 |
會眾如何宣講和回應經文

第四章 為世界祈禱 /118/

代禱的貧乏 | 代禱與使命 | 代禱的模式 | 禱告是祭司的獻祭 | 禱告的功效 | 會眾怎樣為世界和教會祈禱

第五章 實踐復和 /136/

復和的使命 | 懺悔與認罪 | 寬恕 | 基督的平安 | 會眾如何實踐復和

第六章 慶祝共融聖餐 /158/

與耶穌共膳 | 與普世萬族萬民融合，並接待他們 | 與大地共融 | 奉獻 | 感恩 | 聖桌的邀請 | 會眾怎樣舉行聖餐

第七章 因基督的名受差遣出去 /187/

往羣體的其他成員那裏：聖餐 | 往有需要的人那裏：收取奉獻 | 與教友前去：歡迎到訪者 | 會眾怎樣出去

第八章 籌備使命導向的敬拜 /202/

敬拜矩陣 | 眾人 | 空間 | 時間 | 器具 | 動作 | 禮文 | 音樂 | 靜默 | 體現福音的遠象

總結與反思 使命導向的敬拜為共同利益而作 /234/

附錄 奈洛比崇拜與文化聲明：當代的挑戰與機遇 /238/

參考書目 /244/

序言

在上一代，很多羣體和宗派堂區視公開崇拜和使命為兩個非常獨立的事工。教會在周日聚集，舉行崇拜；在周間進行多項服務或傳教工作，每項都需要委員會、工作小組、義工團體或教會同工的參與。崇拜與禮儀委員會逢周一晚開會；外展、佈道、差傳委員會則逢周二開會。結果，在上一代，敬拜和使命的書籍整齊但分別地放在圖書館和書店的不同書架上，只有少數例外的幾本會放在一起，其讀者都是參與相當不同的神學院課程或教會工作坊的人士。

在過去十七年裏，透過我們在加爾文基督教崇拜研究中心所作的，我們留意到不論是甚麼宗派，當她們分開進行敬拜和使命這兩項事工，都會感到莫大的困難。我們碰到多位作者、牧師、顧問、神學家通常懷着滿腔熱情，挑戰教會眾多教友和領袖的想像，重新反思，並分開處理敬拜與使命的實際運作。在很多文化處境中，建制教會的人數急劇下滑，更刺激教會反思這個問題。結果有時令人懊惱，主日崇拜變成以消費者為本的「宗教自助餐」。結果也有時令人振奮，幫助敬拜者理解上帝如何在聖餐並教會「慈善廚房」中工作，以及兩者的密切關係。任何巨大和顯著的變化通常都要花上幾年，甚至幾十年，使共同的智慧在神學想像與日常實踐中浮現出來，才最能反映福音，維持有活力和健康的教會生活。

在反思這些變動時，我們留意到三個趨勢，令本書的出現適逢其時。

首先，近年結合敬拜和使命的研究一直強調捨舊謀新，將傳統和革新對立，實在毫無必要。有人摒棄世代推崇的崇拜智慧，視之為別緻但過時的聖

物。現在有人說，應以創新的方式回應周遭變化莫測的文化處境。又有人認為教會若要實現悠久而經常提及的使命異象，其神學想像就要結合使命與敬拜，才最能使她活出一直以來的意義。這樣，當我們回應變化多端的世界時，就可排除無窮無盡、使人喘不過氣的革新訴求。本書既重視適時的回應，也欣賞傳統智慧的實踐。本書與阿肯族傳統符號 *Sankofa* 的意思——借古鑑今吻合，冀回到過去，展望將來；喚起記憶，注入希望，模塑今天所謂「傳統化革新」的看法。

第二，近年提出從根本上結合敬拜與使命的論述意見不一，有時趨向極端。一是以學術為本的著作，以宣教學理論為主；二是實用書籍，以解決羣體生活在技術和實踐的困難。我們需要在這兩方面皆相當通曉的專家，他們既能為學術反省至臻完美，全心全意以實用性思考為基礎，也能透過比喻和圖像傳遞神學上最優秀的學術見解。露德·文雅思以陀螺和梅比斯環（*Möbius strip*）這兩個令人印象深刻和栩栩如生的形象，彌合兩者的差距。

第三，在討論基督教使命時，似乎會展開好些討論空間，而這些空間通常都是截然不同的。的而且確，不同的處境都強調使命。就如這份手稿由加州灣區美國聖公會神學院的教授撰寫，而我閱讀的時候，正在探訪印第安納州北部郊區的門諾會。牧師在講道時挑戰會眾「想像使命」，反映這個目標與（美國）門諾會的使命和異象有更大關連。那周初期，我因聽到一羣神學教育工作者的演說，深受感動，也為我帶來挑戰。他們為教會領袖提供同儕學習的機會，這些牧者在紐約多個教會牧養二千名新移民，大部分是五旬宗教會的會友。他們也談及使命異象，鼓動人心，並描述敬拜、服事、禱告、公義和團契在羣體內的共通之處。這些論述說明基督教使命在主流新教、福音派、五旬宗羣體均有多方面的關注。然而，因宗派和地理上的處境，這些教會的神學、禮儀，以及實踐上各有千秋。這些領袖未必有耐性聆聽聖公會神學院教授講解《公禱書》

8 | 相輔而行的敬拜與使命

塑造崇拜的豐富潛力，使崇拜能充分顯露醫治的向心力。本書具備豐富的潛能，跨越北美宗派光譜的界限。

無可置疑，針對本書的評價將各有不同。如果你畢生是美國聖公會會友（或禮儀傳統相約的教會），你可能要重新理解一直以來所參與的禮儀。如果你來自極為不同的崇拜傳統，可能透過本書，實際地從教會禮儀傳統內汲取新的實踐方式，或進深一層，讓你發現公開崇拜的進路，引導你為某個實踐作出抉擇。任何人閱讀本書後，都會重拾教會敬拜的愉快回憶，幫助我們跟隨聖靈的腳蹤，以活力和盼望，在世界參與上帝積極、轉化和救贖的工作。

維特立（John D. Witvliet）
加爾文基督教崇拜研究中心
密歇根州大急流城

譯序

本書探討敬拜與使命的關係，剖析基督徒如何在敬拜激起實踐使命的抱負，並在敬拜後付諸行動，彰顯敬拜的意義——「出去！你們受差遣！」（*Ita missa est*）。作者是美國聖公會的牧師，以聖公會禮儀為藍本，闡釋聖道、祈禱、悔罪、聖餐各禮儀的元素，如何激發會眾，履行使命，而非只把崇拜看為例行公事，或看為自娛的周末活動和社交場合。

在此，我想解釋書名中的兩個重要字眼——敬拜和使命，讓讀者明白選用這兩個中文翻譯的原因，從而理解作者的要旨。Worship 可譯作崇拜、禮拜、敬拜，而本人選擇譯作「敬拜」。在華語基督教中，雖然崇拜可用作動詞，如「崇拜上帝」，甚至「崇拜偶像」，但崇拜多用作名詞，如「返崇拜」、「主日崇拜」，而英文的 service 更是指崇拜這個教會聚會。至於禮拜，它本身是名詞，我們要加「做」這個動詞在前面，才能達到崇拜和敬拜這個動作的意思，這樣便會使文句累贅和生硬。敬拜能作動詞及名詞之用，但作動詞之用較多，如「敬拜上帝」，但作名詞之用時，就不是指 service，所以我們不會說「返敬拜」，而是指敬拜這個活動。因此，作者所指的「使命導向的敬拜」（missional worship），是指敬拜這個活動帶有使命的意味，引導我們實踐使命。除了動詞和名詞外，敬拜更用作形容詞，如「敬拜音樂會」（worship concert）、「敬拜隊」（worship team）、「敬拜主領」（worship leader）、「巡迴敬拜團」（worship tour）。再者，今天許多教會設有輕鬆活潑的敬拜聚會，以吸引年輕人和非基督徒參與，也配合現代社會的文化。因此，選擇使用敬拜一詞，除了因為這詞的詞性更豐富，有助行文外，也更貼近當代基督教的敬拜趨勢，並能涵蓋更多

宗派的敬拜形式，使眾教會能感受到本書與她們也有親切關係，尤其是如果她們要實踐使命，並期望從敬拜中理解使命。

Mission 可譯作宣教、傳教、使命，前兩者是指在本地或外地參與福音工作，對象多數是與宣教士本身的文化、語言、習俗等方面相異的族羣。後者是指個人或教會肩負某些任務，如扶貧濟世、爭取公義、協助弱勢、教會合一、宗教共融、關注生態等眾多範疇。作者在本書所指的是後者，她於導論解釋她之所以理解 mission 為使命，是因為她受博許（David Bosch）的啟發（參《更新變化的宣教：宣教神學的典範變遷》〔台北：華神，1996〕〔*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認為凡是彰顯上帝愛與復和的行動，都是使命。博許為 mission 定下廣義，從狹義的「宣教」（進入不同文化和國籍的地方進行福音工作），擴大至任何教會和個人認為需要付諸行動的事情，都是使命。如此理解使命，便更能配合敬拜的含意。在敬拜中，我們對上帝開放，不但能看見祂的榮耀，也能感受到祂的愛。這份愛感動我們，用祂的眼目看世界、看教會、看自己，看到需要改變和更新的事情。這樣的看見並非出於己意，而是聖靈以自由意志，親自帶領我們的結果。我們在敬拜得以看見、領受感動、謙卑順服，便充滿動力，實踐使命。故此，使命是各式各樣、多采多姿、無法預測的，因為住在我們心裏的聖靈就是如此。

本書雖然主要以聖公會的禮儀探討使命與敬拜的關係，但也適合眾教會參閱，因為上述的禮儀元素均在教會的集體崇拜及個人的靈修生活中實踐出來。我們不論在教會，或在家中，或在隱密處，都可敬拜上帝，只是場地不同、形式不同、人數不同而已。我們同樣向上帝敞開心靈，透過詩歌、聖歌、聖經、語言、說不出的歎息、意象、感覺、身體，與上帝彼此傾訴，或在寧謐中彼此同在，享受「一起」的感覺，浸淫在彼此的愛中。這份愛就是實踐使命的動力，也就是耶穌對聖父所懷有的愛，使祂甘願道成肉身，捨己犧牲，拯救世

人，滿足聖父的心願，彰顯祂對世人傾流不絕的愛。我們既是聖父的兒女，藉着敬拜，得享與祂的親密同在，使我們也效法祂的聖子，為祂所愛的世界實踐使命，滿足祂的心願。我們靠着聖靈的內住和能力，使我們的生命不斷更新、成聖，也在敬拜中看見更大的遠象，堪當領受更大的使命。因着三一上主與我們的親密關係，敬拜與使命循環不絕，生生不息；與時並進，回應時代。

盼望讀者能藉本書深受啟發，以理性、情感、行動，體現敬拜與使命的相互關係，並從中蒙主賜福。

致謝

本書是我多年以來，按參與多個羣體的敬拜之多次對話和經驗而寫成的。我衷心感激為本書作出貢獻的人。

從1995年到2009年，我有幸在伊利諾州埃文斯頓，於席博瑞西方神學院（Seabury-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發展我的召命，擔任教員和學者。自2009年，我在加州柏克萊太平洋神學院（Church Divinity School of the Pacific）和神學研究院聯盟（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任教。我感激同事和學生之間的生動對談，他們的鼓勵、挑戰和評論幫助我建構使命導向的敬拜。多年以來，幾個教省和羣體邀請我就使命導向的敬拜主持會議和工作坊，每次都加深我對敬拜和使命的思考。

下列幾個教會都誠意歡迎我參與崇拜，並讓我有機會訪問神職人員和平信徒：美國聖公會諸聖堂（伊利諾州，芝加哥）、使徒教會（華盛頓州，西雅圖）、范克廉歸正教會（新澤西州，納特利）、美國信義會榮耀歸主堂（伊利諾州，諾斯布魯克）、美國聖公會聖家堂（加州，半月灣）、美國聖公會聖三一堂（賓席凡尼亞州，蘭斯代爾）、美國聖公會聖安德烈堂（印第安納州，科科莫）、美國聖公會聖安德烈堂（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美國聖公會聖佐治堂（德克薩斯州，奧斯汀）、聖賀德佳教會（德克薩斯州，奧斯汀）。還有一直建立和扶持我的母會，包括美國聖公會聖奧古斯丁堂（伊利諾州，威爾梅特）及美國聖公會諸靈堂（加州，柏克萊）。

我的研究旅程得到以下資助，以致能順利完成：1999年美國聖公會福音教育協會「二十一世紀佈道」資助計畫、2002年神學院協會神學研究資助、2008-

2009年科南特基金的撥款。我感激席博瑞西方神學院批准我的安息年休假，讓我進行研究。

本書在2013年秋季於庫德斯登立本學院（Ripon College Cuddesdon，鄰近牛津大學）撰寫，由科南特基金（Conant Fund）撥款支持。我感謝太平洋神學院校董會批准休假，讓我專心完成研究工作。

我衷心感激庫德斯登立本學院職員和學生在我寫書時，給予友善的接待，細心的聆聽。在我離開前，我有機會向教職員和學生講述手稿的部分內容。他們殷切地接納我的研究，使我深受鼓舞，他們的提問及意見豐富我的思考。我特別感謝羅斯（Cathy Ross）安排那次演說；奈殊（Tim Naish）擔任主持。

在2013年秋季休假期間，我前往蘇格蘭愛俄拿團體（Iona Community）和法國泰澤，由科南特基金支持。我感謝雁蕩集團（Wild Goose Group）的勒芙（Jo Love）和馬洛（Graham Maule），在愛俄拿逗留的一周，我享受美妙的音樂、牧養的智慧、動聽的故事。在泰澤期間，若望修士（Brother John）和宋文禮修士（Brother Jean-Marie）撥冗抽空，與我詳談，我欣賞他們的洞見和支持。

過去幾年，我出版了若干研究成果，部分文章編修於本書中。第一章部分內容來自“Missional Church, Missional Liturgy,” *Theology Today* 67 (2010): 36-50;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Worship,” *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 92 (2010): 55-70; 及“Mission,” Chapter 20 in *The Study of Liturgy and Worship*, edited by Juliette Day and Benjamin Gordon-Taylor (London: SPCK, 2013), pp. 202-11。第八章部分內容來自“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Liturgical Change,” *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 86 (2004): 103-14 及 “The Liturgical Formation of Children, Teens, and Young Adults,” in *Worship-Shaped Life: Liturgical Formation and the People of God*, edited by Ruth A. Meyers and Paul Gibson (New York: Morehouse Publishing; Norwich, UK: Canterbury Press, 2010)。

我曾在2013年6月一個會議上，發表第二及第三章的部分資料，大會主題是「搞動眾水：重拾洗禮的使命及顛覆性」（Stirring the Waters: Reclaiming the Missional, Subversive Character of Baptism），由北美慕道協會（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Catechumenate）及禮儀與使命聯合牧區（Associated Parishes for Liturgy and Mission）主辦。2009年，我在禮儀與使命聯合牧區討論會發表演說，題目為「祭司的奉獻：公共崇拜的信友禱文」（A Priestly offering: Intercessory Prayer in Public Worship），於太平洋神學院舉行（<http://associatedparishes.org/colloquium.html>），經修改後成為本書的第四章。我感謝禮儀與使命聯合牧區的議會成員，多年以來邀請我發表演說，並給予鼓勵和意見。

我感激康斯坦斯·韋森（Constance Wilson）為第一章繪畫陀螺插圖，比利殊（Jacob Bilich）創作了梅比斯環示意圖，還有麗貝嘉·韋森（Rebecca Wilson）採納我的意見，使插圖在視覺上更鮮明。

我感激北美禮儀學會（North American Academy of Liturgy）的同事，尤其是禮儀與文化研討會的成員，在我研究過程中給予洞見和鼓勵。我特別感謝維特立幫助我將研究出版成書，又閱讀手稿，提供意見，並答應賜序。

在使命與禮儀關係的研究上，方濟會修士奧斯德（Gil Ostdiek, OFM）給予寶貴的指導，我的同事達利（John Dally）啟發和鼓勵我。在撰寫期間，以下人士閱讀部分內容，並給予意見和評論：比嘉（Martha Baker）、貝萬斯（Steve Bevans）、白克特（Tom Brackett）、布查特（Phil Brochard）、戴維森（Jennifer Davidson）、霍伯格（Paul Fromberg）、夏汀（James Harding）、赫俊思（Tripp Hudgins）、泰澤的宋文禮修士及若望修士、奈殊、羅斯、莎爾文（Marilyn Salmon）、查特華（Tom Schattauer）和史維妮（Sylvia Sweeney）。特別感謝道玲莎特（Liz Dowling-Sendor）擔任寫作導師，為我修改和評論手稿、聆聽我的演說、勉勵我完成。我也感謝伊爾德曼斯（Eerdmans）出版社的編輯凱冰（Mary Hietbrink）為我仔細閱讀手稿。

最後，我必須感謝我的丈夫柏斯特爾（Daniel Prechtel）。本書影響他的生活多年，他亦接納我因為研究旅程而不在家，因為專注著作而忽略了他。千言萬語無法表述內心深處的感激和摯愛。

2013年將臨期

導論

「敬拜與使命？」一位晚餐席上的朋友問。「我們通常不會將兩者放在一起，對嗎？」這位朋友是丹麥信義會的牧師，在英國牛津大學附近的庫德斯登立本學院出席一個有關「嶄新表達」（Fresh Expressions）運動的會議後，¹多留了幾天。我們在學院的餐廳用膳時有幾次交流，得悉他對教會如何介入當代世界深感興趣。然而，他表達了一般人的想法：敬拜（worship，或譯崇拜）只是教會內的活動，通常只在周日上午進行，基督徒在多個世紀以來都如此行；而使命（mission，或譯宣教）是教會參與世界的途徑。

敬拜與使命：兩者相關嗎？

有關使命的討論愈來愈興旺，基督徒已開始認為教會是參與使命的羣體，而使命在本地和世界都可進行。在1990年代，「使命導向」（missional）代表使命紮根於上帝的身分和目的——上帝愛世界，祂渴望恢復創造的完整和尊嚴。教會不再擁有自己的使命，而是參與上帝的使命（有時引用拉丁文 *missio Dei*，意即上帝的使命）。上帝對世界的愛既有創造力，也帶來復和，當教會宣講和實踐這份愛時，正正參與上帝的使命。

過去二十多年來，有關「使命導向的教會」之文獻和網站激增，但有關使命導向的敬拜卻寥寥可數。我身為崇拜學的學者和老師，一直思索如何以使命的角度想像敬拜。使命固然在教會敬拜羣體以外、在世界發生。但我漸漸相

1 「嶄新表達」運動在英國推行，凝聚不同教會的力量，為教會提供資源，鼓勵她們在多變的世界中，以新形式發展教會。見“Fresh Expressions”，<http://www.freshexpressions.org.uk/>。

信，敬拜本身就是使命的焦點，上帝的子民在某時某地歡慶和參與上帝為世界捨己的愛。此外，敬拜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互相牽動。上帝恆久的愛和慈悲的審斷灌注於敬拜和敬拜以外的世界裏。在敬拜中經歷上帝，而參與上帝使命的人得以建立；每日與耶穌基督這位上帝相遇，塑造我們參與敬拜。本書以「使命導向的敬拜」（missional worship）來闡述敬拜的模式和意義，就是參與上帝使命的方式。本書也會引用一個相關術語：「敬拜導向的使命」（worshipful mission），形容參與上帝在世界的使命，強調羣體敬拜及參與上帝在世工作的活潑關係。

使命新理念

我在1990年代中期對使命產生興趣，當時在伊利諾州埃文斯頓的席博瑞西方神學院開始任教禮儀學。在十四年的教學生涯中（1995-2009），透過與系內同事及學生合作，對使命導向的教會和使命導向的敬拜的理解與日俱增，慢慢發展成熟。我出任教員時，神學院剛推行「堂會發展教牧學博士課程」。就讀此課程的學生正在抗衡二十世紀末教會面對的挑戰：人數下降、難以吸納新成員、教會在美國社會的影響力日漸微弱。我們的學生都是從北美而來的牧者和平信徒領袖（後來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他們認為他們的事工有領導地位。他們盡力應付變幻莫測的處境，引入大膽而革新的方式，以建立新的信徒羣體，或為現存的羣體重注生命力。每年夏季，經過多番掙扎後，他們疲憊不堪地返回校園，又迫切地尋找新的理念和資源，以強化他們的事工。

我最初為課程任教一至兩節，後來發展為使命導向的敬拜這一科。課程各科都有一些環節由踐行者和神職人員任教，他們既發掘新的敬拜模式，又迫切地在社區內以言以行傳揚福音。其他老師、我的學生和我本人彼此給予實用的智慧，驅使我越發深入地思考敬拜與使命的關係。

到了1990年代末，堂會發展教牧學課程已推行了數年，教職員對道學碩士課程進行檢討，此乃為準備按立為牧者的人提供三年核心課程。我們首先考慮千禧年終結前，教會所要面對的議題。教牧學博士課程的主要參考書籍為《更新變化的宣教：宣教神學的典範變遷》（英文版本於1991年出版），由南非學者博許撰寫，為博士生提供扎實的神學基礎，以反省他們的事工。有分教授教牧學博士的老師均力勸所有教職員投入討論書中的內容。

我們因而開展了集思廣益的旅程，與博許穿梭新約、基督教歷史，然後進入二十世紀興起的後現代主義。教會歷史的教職員協助我們探索博許的四個主要使命模式：早期教會和東方基督教對外邦人的使命、中古羅馬天主教、新教改革運動、現代啟蒙運動。我們一起思索博許所提出「逐漸成形的合一使命典範的元素」。在當代眾多使命神學中，我們也一起開始明白：使命不是教會所做的，不是在主日學和青年小組以外的一個事工。相反，使命定義教會。我相信這是一個重要的洞見。

當耶穌基督之上帝呼召和差遣我們時，我們參與祂的使命。博許這樣說：

我們要分辨**使命**（mission，單數）和**使命工作**（missions，複數）。前者主要指上帝的使命，就是上帝親自啟示祂對世界的愛；祂參與世界，並與世界同工；祂的本性和行動表達祂接納世界和教會；而教會有幸參與其中。上帝的使命宣布一個好消息——上帝眷顧世人。後者指教會的使命工作（*missiones ecclesiae*），甚至需要冒險的行動。當教會參與上帝的使命時，按照某個時間、地點或需要，採用特定的方式。²

2 David J.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1), p. 10. 中譯本：博許（著），白陳毓華（譯），《更新變化的宣教：宣教神學的典範變遷》（台北：華神，1996）。此處由譯者重譯，強調於原文中採用。

簡言之，使命與身分攸關，而非一項發展事工；它首先關乎存有，而非作為。使命本來是上帝的行動，而非源於人類。

透過研讀博許的著作，並反省其當代使命模式的含意，神學院的教職員決定在學院生涯之初，道學碩士的學生要探討使命在當代的問題。我們設計了「福音使命」一科，由全體教職員任教。在開辦此科的首年，我偶然聽到一位學生向贊助人解釋他在學院的學習：「我漸漸發現自己蒙召為宣教士。打從我開始就讀時，我就知道我的主教期望我返回密西西比州。但我發現那個工作就是使命：到鄉村向我熟稔的人傳揚福音。宣教使命不單是離鄉別井，去老遠的地方，而是在上帝召我的地方活出福音。」

透過與這位學生合作，以及其他道學碩士和教牧學博士的學生，我建立對使命的理解。以往和很多基督徒一樣，想到使命，就想到教會在未領洗和未聞福音的人羣中工作。使命可以是拯救靈魂，或以教學和醫療工作進行。我知道我所屬的美國聖公會，以合法途徑組織起「本地和海外使命差會」(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曾經差遣宣教士前往美洲原住民社羣，以及十九世紀西部大開發的區域。時至今日，我的教會仍然差遣宣教士到世界各地。

在研究和教學過程中，我對使命的見解擴闊了很多。博許寫道：「使命是多方面的事工」，「見證、服務、公義、醫治、復和、解放、和平、佈道、團契、植堂、處境化等林林總總的各方面。」他再說：「即使嘗試列出使命的範疇已是非常危險，因為這代表我們可以定義無限的概念。」³博許堅持使命必須透過上帝的使命來理解，這是建立教會的概念。他歸納使命為「愛的福音，

3 David J.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p. 512.

上帝為了世界化身在見證的羣體中。」⁴因此，我領會到使命是上帝的行動，在創造、耶穌的道成肉身、死亡、復活、聖靈的差遣中彰顯復和的愛。

敬拜與使命的關係

怎樣理解使命才可看出它與敬拜的關係？敬拜猶如使命般，宣揚和慶祝上帝愛的福音，而敬拜也為世界的緣故而獻呈。敬拜和使命這兩個概念怎樣對話？當信徒羣體認為使命就是無論上帝差他們往何處去，都要活出福音，那敬拜會是怎樣呢？

當開始任教教牧學博士課程那段時間，我甚少撰寫敬拜與使命的關係。1966年，英國學者詹姆斯·戴維斯（J. G. Davies）慨嘆：「神學研究將敬拜和使命看為兩個完全不同的客體。」⁵他的著作《敬拜與使命》（*Worship and Mission*）嘗試以神學角度連繫兩者，以使命探索敬拜的意義。博許在1991年的著作鮮有提及敬拜。⁶1999年，一羣來自多間美國和加拿大信義宗神學院的崇拜學教授出版了一系列文章，並收錄為《從內到外：敬拜在使命的世代》（*Inside Out: Worship in an Age of Mission*）。編者查特華（Thomas Schattauer）向詹姆斯·戴維斯致謝，並確認將敬拜和使命分開處理，「對單純關心教會使命或敬拜的作品而言，已沒有特色。」⁷查特華以不同進路分析使命與敬拜的關係，見解深刻，為我的構思帶來舉足輕重的影響，我將在第一章詳細討論他的論點。

4 David J.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p. 519.

5 J. G. Davies, *Worship and Mission* (London: SCM Press, 1966;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967), p. 9.

6 博許在著作的最後部分提及某些當代學者認為「禮儀」也是使命範疇，在若干頁後，他在一段內簡單講述敬拜。（David J.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p. 512, 517.）在索引內，只在「馬太的意義下」這副題加入「敬拜」一項；「洗禮」在「保羅的理解」及「儀式的重要性」這兩個副題下出現，而後者在中古羅馬天主教的使命進路一章提及（David J.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p. 566, 576）。但博許並沒有在篇幅較大的一節，即有關「逐漸成形的合一使命典範的元素」中提及敬拜。

7 Thomas H. Schattauer, "Liturgical Assembly as Locus of Mission," in *Inside Out: Worship in an Age of Mission*, ed. Thomas H. Schattauer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9), p. 1.

《使命導向的教會：北美教會差傳的異象》（*Missional Church: A Vision for the Sending of the Church in North America*）是教牧學博士課程的另一個重要參考資料，由六位學者合著，於1998年出版。此著作發展了一套使命導向的教會神學，並就使命即教會參與上帝的使命這一概念，探討實際的意義。雖然此書沒有一章專門討論敬拜，但〈聖靈羣體的培育〉（*Cultivating Communities of the Holy Spirit*）這一章，有幾節扼要地討論洗禮和聖餐。⁸此書也模塑我的思考，也會在第一章討論。

部分編製《使命導向的教會》的研究員參與另一項研究，探討使命導向的教會之會眾模式，並於2004年出版《陶皿藏寶：忠於使命的模式》（*Treasure in Clay Jars: Patterns in Missional Faithfulness*）。多位作者形容使命導向的教會是「參與上帝使命的教會，目的是糾正破碎和罪惡的世界，並按上帝對世界既有的心意救贖和恢復它。」⁹他們提出八個模式來描述使命導向的教會，包括「敬拜是公開見證」。在查特華研究的基礎上，他們以一個單元探索這個模式，並以若干教會為例，指出敬拜具有使命導向。他們認為敬拜具有使命導向，在於它面向世界，「〔教會〕所作的一切都有公共層面」。敬拜既宣告上帝的主權，也保守基督徒羣體的使命身分，並推動和滲入羣體的公共生活。¹⁰

東正教神學在敬拜和使命兩方面提供與別不同的見解。禮儀學家亞歷山大·施梅曼（Alexander Schmemmann）的著作《給這個世界的所有生命》（*For the Life of the World*）於1963年初版，提出敬拜就是基督徒邁向世界和人類生命的基

8 *Missional Church: A Vision for the Sending of the Church in North America*, ed. Darrell L. Guder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1998), pp. 159-66.

9 Lois Y. Barrett et al., *Treasure in Clay Jars: Patterns in Missional Faithfulness*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2004), p. x.

10 Barrett et al., *Treasure in Clay Jars*, pp. 100-116.

礎。¹¹羅馬尼亞正教神學家庇雅（Ion Bria）形容「在世的信徒將禮儀慶典延伸至日常生活」，就是「禮儀以後的禮儀」。¹²

在敬拜與使命的關係上，有兩本近年出版的書籍貢獻良多。施敏德（Clayton Schmit）的《差遣與聚集：使命導向的教會敬拜手冊》（*Sent and Gathered: A Worship Manual for the Missional Church*）於2009年出版，發展一套敬拜神學，並在該個基礎上建議在使命導向的教會中，策畫和舉行敬拜的原則。¹³施敏德的主要觀點在書名一目了然，差遣作為敬拜的終結是關鍵時刻，帶領會眾面向在世的工作。門諾會學者亞倫·蓋特（Alan Kreider）與艾莉諾·蓋特（Eleanor Kreider）合撰《基督王國後的敬拜與使命》（*Worship and Mission after Christendom*），於2011年面世，特別以經文和教會歷史討論敬拜與使命在當代處境中的融合。¹⁴這兩本書幫助我建構使命導向的敬拜——敬拜神學即經歷上帝的使命。我在本書多個論點中引入他們的見解。

我在某些論點上參考迪思泰（Craig Dykstra）、卑斯（Dorothy Bass），並其他研究者在基督徒實踐的觀點。他們定義尊重身體、家庭經濟、明辨是非、守安息日、辨別、接待、見證、建立羣體、寬恕、醫治、善終、向上帝歌頌我們的生命，都是「基督徒長年累月以來，為指出人類基本需要所作的事，以回應和按照上帝與在世生命的活潑同在」。¹⁵雖然迪思泰和卑斯並沒採用「使命」一詞，但

11 Alexander Schmemmann, *For the Life of the World: Sacraments and Orthodoxy*, 2nd ed., revised and expanded (Crestwood, N.Y.: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73).

12 Ion Bria, *The Liturgy after the Liturgy: Mission and Witness from an Orthodox Perspective* (Geneva: WCC Publications, 1996), p. 20.

13 Clayton, J. Schmit, *Sent and Gathered: A Worship Manual for the Missional Church*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9).

14 Alan Kreider and Eleanor Kreider, *Worship and Mission after Christendom* (Scottsdale, Pa., and Waterloo, Ontario: Herald Press, 2011).

15 Craig Dykstra and Dorothy C. Bass, "A 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 Practices," in *Practicing Theology: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 Christian Life*, ed. Miroslav Volf and Dorothy C. Bass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2002), p. 18.

他們認為實踐就是參與上帝在世的工作，「基督徒的實踐以世界為場景，公義與憐憫的上帝創造和保守它，祂現正透過基督與世界和好……當基督徒參與這些行動時，他們參與上帝的創造和新創造」。¹⁶ 因此，透過基督徒的實踐，我們參與上帝的使命。此外，基督徒在世的實踐與敬拜息息相關。迪思泰和卑斯解釋「在公開敬拜中，基督徒羣體以壯大的規模演繹這些〔在世實踐的〕行動……敬拜過濾基督徒在這些實踐上的意義，並高舉這些意義，讓羣體可見。」¹⁷

敬拜羣體

我的研究除了包括使命，以及使命與敬拜的關係外，我也將對使命導向的敬拜與若干敬拜羣體進行對話。在1999年的安息年中，我花時間接觸了五間美國聖公會教會，她們正在試驗新的崇拜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她們遠離官方1979年版本的《公禱書》之認可禱文，又同時維持基督教傳統的延續性。我很想知道會眾怎樣理解他們自己的崇拜，而對每個羣體更新崇拜的過程，以及崇拜回應文化轉移的途徑，我也非常好奇。我與這些羣體一起崇拜，也訪問神職人員和平信徒。除了集中提問崇拜的經驗外，我也問及崇拜如何塑造他們成為基督徒，即崇拜怎樣影響他們的生命，成為基督的跟隨者。

三年後，我回到這些教會，討論我在首次拜訪的發現，又再次與他們一起崇拜，了解更多崇拜的經驗，並他們籌畫和預備崇拜的過程。透過觀察崇拜和訪問神職人員及平信徒，我發現這些羣體在運用空間、符號、動作、音樂、靜默和禮文方面別具創意。他們樂於試驗，嘗試新的模式，也願意放棄不能觸動敬拜者的模式。我沒有發現敬拜在不同領域的新原則（如空間和音樂），但我找到一些例子顯示他們如何在特定的處境運用得宜的禮儀原則。

16 Dykstra and Bass, "A 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 Practices," p. 21.

17 Craig Dykstra and Dorothy C. Bass, "Times of Yearning, Practices of Faith," in *Practicing Our Faith: A Way of Life for a Searching People*, ed. Dorothy C. Bass, 2nd ed.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7, 2010), p. 9.

Worship+

相輔而行的敬拜與使命

上主之民聚集 因主之名受差

作者 露德·文雅思

譯者 區可茵

編輯 黃嘉莉

設計 郭思穎

發行人 翁傳鏗

出版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總辦事處：香港九龍柯士甸道 140-142 號 14 樓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電郵：info@cclc.org.hk 網址：www.cclc.org.hk

發行：新界沙田火炭黃竹洋街 9-13 號仁興中心 702 室

電話：2697 0286 傳真：2694 7760

電郵：warehouse@cclc.org.hk

承印 陽光（彩美）印刷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六月初版

經文引自《新標點和合本》，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版權所有

Worship+

Missional Worship, Worshipful Mission

Gathering as God's People, Going Out in God's Name

Author Ruth A. Meyers

Translator Connie Au

Editor Isabella Wong Ka Lei

Design Charis Kwok

Publisher Yung Chuen Hung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Edition June 2019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14/F, 140-142 Austi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2367 8031 Fax: 2739 6030

E-mail: info@cclc.org.hk Website: www.cclc.org.hk

Cat. No. 2320.01

1m148

ISBN 978-962-294-673-6